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塞外奇侠传

(香港)

梁羽生 著

第一回 师兄弟沙漠奇逢

玫瑰花开像云霞，

果子比碗还要大，

哎啦——

客人呀，你的口儿干了吧？

请下你的马，这里有甜甜的哈密瓜。

歌声杂着驼铃，飘荡在黄沙漠漠的空际。几匹骆驼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在塔克拉马干的大沙漠上行走。一个哈萨克青年纵声高歌，歌声方歇，驼背上另一个青年笑着骂道：“伊士达，还没有把你渴死呀？唱这样的歌，我给你唱得喉咙都焦啦！”

伊士达也笑着答道：“亏你和我们住了这么多年，还不懂得我们哈萨克人！我们哈萨克人呀，在最苦的时候，也笑得出来！”另一个哈萨克青年插口说道：“伊士达，你说得好，只是，你唱这支歌未免太不对景啦！你看前面尽是大大小小的沙丘，找一根草都难，你呀，在这个鬼地方，却提起什么哈密瓜，你这不是存心呕人吗？”

伊士达忽然装出生气的样子，骂他道：“麦盖提呀，你居然敢骂我们的地方是鬼地方？你在草原上出生，在草原上长大，足迹遍天山南北，难道我还不知道我们草原上有多好多美的东西。你别尽瞧这里是沙漠，我给你数数看：那像孔雀一样翠蓝的孔雀河，河边两岸家家户户梨园里压弯了树枝的梨子；甜得像马奶一样的吐鲁番葡萄；阿克苏。喀什的桃和杏；还有

一提起就引得你流涎的哈密瓜。哪一样不是好东西？哼，瓜果还算不了什么呢，我们还有白云似的羊群，拖着长辫子的大地上最美的姑娘。啊！麦盖提，走过这个沙漠，我陪你去找你那美丽可爱的牧羊姑娘。”

麦盖提昂头说道：“你别数啦，要数我们的好东西呀，一天也数不完；我们还有阿尔泰山在阳光闪耀下的金子；昆仑山流下的玉河，在岩石上就镶着石榴一样红和百合花一样白的宝石，使流水都变得斑斓。只是这些东西都快要给满洲鞑子拿去啦！”

开头责备伊士达的汉族青年接声说道：“所以我们要把他拿回来。麦盖提，你别笑我想得太怪，我还想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把天山的雪水引到这个沙漠，那时呀，我们不但保住所有的好东西，我们还会添出许多新的好东西来！你的牧羊姑娘再也不怕黄沙吞下她的羊群，一定会笑得更美丽更可爱！”

伊士达一下跳到那个汉族青年的骆驼上，抱着他道：“杨大侠，你的心比我们最好的宝石还要好上万倍，你是汉人，可就像我们哈萨克族的兄弟一样，不，简直要比兄弟还要亲！你帮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，现在还累你陪我们走这个大沙漠。呀，我真愿意亲亲你。”

被称做杨大侠的带笑斥责他道：“别胡闹！我是领队，我要下命令啦，大家不准多说话。现在越来越热，我们水囊里的水不多啦。说得口干了，又要多喝水，那可不成呀。”伊士达伸伸舌头，跳回自己的骆驼，响动皮鞭，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似的伏在驼峰上做鬼脸。

这位被哈萨克族人称为杨大侠的，名叫杨云聪，是天山上晦明禅师的大弟子。晦明禅师，不知是什么时候从中土来的，他隐居天山之巅，精研剑法，采集了各家各派之长，独创了一百四十八手天山剑法，回环连用，奇妙无穷。杨云聪父亲是明

代忠臣之后，为避“阉祸”（明熹宗时，太监魏忠贤守政，称为阉祸。）逃到新疆，得人指点，将儿子送给晦明禅师为徒。从八岁到十八岁，一共学了十年，已尽得天山剑法精髓。

十八岁那年，杨云聪开始下山，在天山南北路，游侠仗义，抑暴锄强，和牧民们成为好友，那时正是顺治入关后的第七年，中原已定，清廷开始侵略西北，新疆各族，纷起作战。杨云聪就加入哈萨克军中，帮助他们抵抗清兵。打了六年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自新疆中部一直退至南疆，被迫进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哈萨克部分成了零星小股，四处逃散。杨云聪这一股只有八个人，合乘四匹骆驼。伊士达和麦盖提是哈萨克族两个出名的年青勇士，也在这小股之中。这两个人天性乐观，虽在危难之中，也坚信哈萨克族一定不会长久受人欺负。他们虽爱说笑，可也振奋起同行者疲乏的精神。

漠漠黄沙，无边无际。他们在大沙漠里行了多天，还是未见人家，水囊里的水也越来越少。阳光射在黄沙上，烫得骆驼也热得喘气。幸好到了傍晚，天气就渐渐凉快下来。杨云聪找到一道小沟，沟底已经龟裂。杨云聪用手往下插了几插，拨开浮沙，抓起一把泥沙，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今晚我们就宿营在这个地方。”

架好帐幕之后，大家喝了几口水，送下干粮。杨云聪道：“这小沟的泥土虽然干燥，但却可能是个水源，伊士达和麦盖提，今晚辛苦你们一趟，从这条小沟走下去，找找那里有没有水源。”在沙漠里找水源，可得有很丰富的经验，要不然，到处乱掘，找不到水，那可是白费力气。伊士达和麦盖提熟悉沙漠，就如熟悉他们自己的家一样。叫他们去找水，杨云聪自然可以放心了。

沙漠气候变化很大，中午酷热，晚上却寒冷起来。杨云聪等了许久，尚未见二人回来，猛然想起，这两个人匆匆出去，

身上还是穿着单衫，虽然他们有一身武功，也怕他们抵御不住。杨云聪拿起两件老羊皮袄，步出帐幕，正想叫唤，忽然听得伊士达口哨之声，急忙赶去，只见寒星冷月之下，他们和一个汉族青年打得十分激烈。两人连连退后，显见不支、而那个汉族青年背后影影绰绰的好像还有十来个人。

杨云聪大吃一惊，这两个人武功，在哈萨克族中数一数二，那和他对敌的一定是武林高手了。他未带兵器，一跃而上，两手抡开两件老羊皮袄，向那人当头罩下，那人剑法好不迅捷，一个回身拗步，剑锋已避过杨云聪的“铁布衫”招数，直刺过来。杨云聪“噫”了一声，两件皮袄左右一卷，疾似飘风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皮袄给撕破一块，而那人的剑也给夺了出手。杨云聪叫道：“你是不是楚昭南师弟？”那人满面通红，在地上拾起宝剑，迈前一步，看清楚后，急忙行礼，说道：“啊，怎么杨师兄来到此地！”

楚昭南是一个孤儿，后杨云聪三年上山，是晦明禅师的第二个徒弟。杨云聪下山之后的第三年，他也学满了十年，下山行侠，到现在也有三年了。

杨云聪六年未见师弟，此际忽在沙漠相逢，心中大喜，一把拉着楚昭南道：“师弟，你几时下山的？也不告诉我一声。师弟，几年不见，你的武功大进了。居然能把我的老羊皮袄也撕破一块。哈，哈！”他却不知楚昭南使的是一把宝剑，名唤游龙剑，和自己所使的断玉剑一样，同是晦明禅师所传的宝物，楚昭南手使宝剑，只两招就被师兄夺出了手，非常尴尬。杨云聪热烈招呼，他却是有句没一句。杨云聪道：“你是不是和那些人一同来的，今晚和我们住在一起罢。”楚昭南道：“我们有要紧事，要连夜赶路，往北边去，我们只是想要一点水。”杨云聪道：“你们没水啦？”楚昭南点了点头。伊士达上前拉着杨云聪，用哈萨克话说道：“你这师弟好没道理，我们

辛辛苦苦掘出了水源，他跑过来要独占。看你的面上，要不然我们真不给他。”杨云聪听后，很不自然，看了楚昭南一眼，心想：“怎的他变成这样的人？”本想训他一顿，只是久别重逢，又兼和他来的人也已上前，不想令他当众丢脸，说道：“既然掘出了水源，就大家分吧。”他问伊士达道：“水源在哪里？”伊士达一指，只见在沟边的石缝中，水一滴一滴的流下来。麦盖提这时正拿着一个大皮囊，在旁边盛水。

杨云聪过去，并指一戳，用“铁指禅”功夫把岩石插开，水象一条泉般的射出来。即是这样，也守到半夜才装满六个皮袋。再想装时，水已没有了。在装水时，帐幕中其他五个人也都出来，问长问短。杨云聪在这时间中，竟没有什么机会和师弟说话，就是和他说，他也是支吾以对，问不出什么来。他只是在北疆混了一些时候，想找师兄，可没有找着。倒是杨云聪很健谈，告诉了他这几年的经历。楚昭南非常用心地听，而且还不时发问。

杨云聪一看水源已涸，微微笑道：“总算不错，居然有六袋之多。好，师弟，你们那边有十二个人，但你们北去，路程也较短，就分给你四袋吧，你看公不公平。”楚昭南连声道谢，叫同伴背起水袋，回到他们的帐幕，装上骆驼，连夜便走。杨云聪问他有什么要紧事，他总不肯说。杨云聪以为他的事和他同来的那人有关，也不便再问。

杨云聪别过楚昭南后，又走了三天，尚未走出沙漠。伊士达道：“幸好这么多天都没有刮大风，要不然一场大风，就算人畜无恙，但沙丘改形，也会迷路。”话还未了，忽然一阵阵风从西方吹来，黄灰色的沙雾向东方飘去。杨云聪道：“幸好是微风，”伊士达道：“也不能不防备！”杨云聪正想找地方钉好帐幕，避过风头，忽然远处驼铃叮当，还有马嘶之声，杨云聪道：“奇了，听来好像有几十个人，又不是买卖季节，哪

里来的这么多客商？”等了一会，那群骆驼队已走了近来，前面还有两匹蒙古马领着驼群。马上的人一个竟是自己的师弟楚昭南，另一个却是满人装束的汉子。驼背上那些人这时也都跳了下来，汉人满人都有，个个手里拿着兵器。

杨云聪蓦然一惊，上前喝道：“师弟，你又走回来干吗？”楚昭南面色一沉，指着杨云聪对那个满人说道：“他就是领着哈萨克叛乱的杨云聪！”那满人把手一招，几十个精壮汉子倏地冲了过来，把杨云聪等八个人围在核心。

第二回 劫后忽逢奇女子

这刹那间，杨云聪又惊又怒。他惊恐的不是自己生命的危险，而是关心同行的哈萨克人。他自信以他精妙的剑术，闯出一百几十人的包围，尚非难事。何况他几年来出生入死，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了。可是他却不能不为同行的伙伴担着心，他们都是哈萨克族最优秀的青年，敌众我寡，若然折损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中，那可比损失一百个羊群还惨重。他惊恐，他更愤怒，他愤怒的是自己师弟楚昭南，年纪轻轻，正是有为之年，心灵却像腐烂的苹果，他居然变节投降，给敌人带路，要把自己的鲜血染红他的顶子。

然而这也只是一刹那间之事，惊恐与愤怒的情绪，电光石火般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。时间不容许他思想，敌人的兵刃已经劈刺来了。就在这刹那间，他大吼一声，一柄短剑蓦然出手，“迎风扫尘”，展出天山剑法中的精妙招数，四面一荡，登时有几个敌人的兵刃，给扫出了手。

杨云聪猛如怒狮，一口短剑，精芒电闪，在敌人的包围圈子里左冲右突，不一会就碰着自己的师弟楚昭南。

楚昭南叫道：“师兄，你过我们这边来吧，何苦去帮那些哈萨克人！”

杨云聪一剑劈去，喝道：“我没有你这样的师弟！”

楚昭南连退三步，又道：“天命已定，满清已在北京坐稳龙廷，中原百万明军全部瓦解，回疆叛乱，也快救平。你带着几个人，奔驰大漠，又成得了什么事！”

杨云聪咬着牙齿，刷！刷！刷！连刺三剑，骂道：“无耻之徒，为虎作伥！”一剑紧似一剑，把楚昭南杀得手忙脚乱。

楚昭南在拼命招架中，忽地一声长啸，在旁助战的清兵，像退潮般两边分下。杨云聪正在奇怪，只见一个满洲军官，策马上来，离开他们还有七八丈的光景，蓦然在马背上腾空掠起，手持着一把奇形怪状的短兵器，当头插下就像苍鹰一般，杨云聪大怒，双足一顿，也平地拔起短剑，“举火燎天”，往那人的兵刃上一搭撩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那人的兵刃，已给震出了手。就在此际，杨云聪身子悬空，猛见一股寒风，直射上来，他顾不了伤害敌人，以绝顶轻功“细胸巧翻云”之技，倒蹦出去，轻飘飘落在地上。回头一看，只见楚昭南也刚落在地上，横剑四顾。刚才乘虚进袭，救出那家伙的正是自己的师弟。

杨云聪目闪精光，重凝浩气，短剑倏翻，要和两个人打在一起。那满洲军官名叫纽祜庐，乃是长白山派风雷剑齐真君的门下，手使一把丧门锏，能当五行剑使，又可作点穴搦用，在八旗兵中，武功数一数二，满清的宗室年青的将领多铎，论起辈份，还是他的师侄。他自入关以来，罕逢敌人。最近才给调到新疆，帮助伊犁将军纳兰秀吉，平定回部。他也是因自恃过甚，不知杨云聪天山剑法的神妙，所以一见面就凌空下击，想显一手给楚昭南看，哪料轻功跳跃之术，正是杨云聪所长，方一交锋，就几乎死在杨云聪剑下，他不由得气焰全消，骄气尽敛，执起“丧门锏”，打点精神，施展平生所学，再和杨云聪缠斗。

这样一来，杨云聪倒不容易得手了。纽祜庐的丧门锏，飘来晃去，时而当刀剑劈下，时而当判官笔指来。所指的全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。更加上精通天山剑法的楚昭南，一面在旁牵制，一口长剑紧紧跟定杨云聪，一面随时提醒纽祜庐，叫他如

何应付，就好像教练一般。楚昭南的功力虽浅，远不如杨云聪，但因他熟悉本门剑法，做教练指挥纽祜庐协同作战，却是甚为不错。两人这一配合缠斗，倒把杨云聪绊得很紧，不让他脱出身来，援救其他的哈萨克人。

这时大漠上已陷于混战之中，杨云聪只听得伊士达和麦盖提这两个哈萨克勇士呼喊叱咤之声，敢情已是打得十分激烈。他勃然大怒，剑法一变，凌厉无前，剑光闪闪，缤纷飞舞，盘旋进退，起落变化，不可名状，不可捉摸，楚昭南虽然知道这是天山剑法中的回旋连环剑法，但因为杨云聪越展越快，迅速之极，而且是把招数折散来用，令他目不暇给，自顾不暇，哪里还能提醒纽祜庐。

杨云聪越战越勇，忽地楚昭南使了一招“极目沧波”，剑尖斜指，杨云聪轻轻一闪，短剑已乘虚直取中路，楚昭南回救不及，本来万难逃脱。不料杨云聪下手之际，忽见楚昭南满面恐惧之容，心中一软，剑尖在他胸前轻轻一点，只割破他的衣服，不伤他的皮肉。短剑迅又收回，叫道：“师弟，你还不悔悟过来吗？”

杨云聪心地纯厚，他想起同在天山之际，楚昭南在技艺上有不明之处，常向自己请教。师兄弟感情本来就很好。而且他又是个孤儿，先是为晦明禅师一个俗家师弟收养，后来才送上山的。杨云聪见他可怜，也就特别照管他。不料他下山三年，却变成这个样子，杨云聪想：他定是年少无知，给坏人诱叛，因此手下留情，仍想劝他改过。

不料这样缓得一缓楚昭南分外留神，剑法乘势反击，更为紧密。而纽祜庐的丧门锏，所使的也尽是毒招。两人又连吹胡哨，叫来了十多个清兵再把杨云聪围在核心。这时近处又传来哈萨克人惨叫之声，想是已有伤亡。杨云聪鬓眉倒竖，怒极气极，天山剑法一紧，倏前倏后，立时剑光挥霍，酣战中好几个

清兵中剑倒下。纽枯庐和楚昭南二人，也屡遇险招，只觉寒风缕缕似在面前划来划去！

正打得十分火热，极度紧张之际。忽然间，大漠上黄沙四起，有人大叫“狂风来了！”杨云聪吃了一惊，纽枯庐和楚昭南已收起兵刃，跳出圈外。霎那间，狂风刮地而来，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，尽是黄灰色的沙雾，像数十百里重厚厚的黄幕，遮天蔽地，白日青天，顿成黑夜，沙雾中只见人影幢幢，四处奔逃。各自去抢骆驼，找帐幕，或寻觅蔽掩之地。

杨云聪高声大叫：“伊士达！麦盖提，你们在哪里？”但在狂风呼啸中，他的声音正如孤舟之淹没于海洋，哪里有人答应。就在此际，杨云聪又觉背后被沙石猛击，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若是沙漠上的沙丘被风移动，任武功再高，也会被活埋丧生。

危急中他避过风头，发足狂奔。他虽在新疆多年，却未曾在沙漠中过过日子。本来若碰到这样大的风，最好是掘地成沟，躲在其中。假如刚好碰着沙丘落上，那当然没命。但若不是这样凑巧，沙石在上面刮过，却是无伤。而且纵算沙土积有几尺厚，风过后也可以挖出来。杨云聪却没有抵御风沙的经验，只是狂奔。他的轻功虽然超卓绝伦，却怎样也不及狂风的迅疾。跑了许久，还是在狂风威胁之下，衣裳已被沙石刮破，神志也渐迷糊。这时忽闻有水声潺潺，杨云聪精神一振，心想：莫非是找到了沙漠中罕有的湖泊，他循着水声，奋力跑去。猛然间，风势骤大，狂风挟着大量的黄沙，似千军万马，疾涌而来，中间还有着几块大石头，落下时正击中了他。杨云聪筋疲力倦，脑袋欲裂，大叫一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挣最后一口气，奋力一跃，只觉落足处软绵绵一片，人也立时昏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杨云聪才悠悠醒转。神志初复，便觉幽香缕缕，沁人心肺。杨云聪睁眼一看，发觉自己竟是躲在一个

帐幕之中，帐幕四周堆着鲜花，中间竟是一位穿着猎装的少女，背向着自己，捧着一卷书在阅读。

疑假疑真，如梦如幻。杨云聪几乎要叫了出来，但他久经战斗，处处小心。他双眼一瞟，假装未醒，细察动静。

那少女不知他已醒转，仍在低声吟哦。杨云聪细听，那少女正在念一首词。词道：

楚江空晚，恨离群万里，恍然惊散，自顾影欲下寒塘，正沙净草枯，水平天远。写不成书，只寄得相思一点。料因循误了，残毡拥雪，故人心眼。

谁怜旅愁荏苒，漫长门夜悄，锦箴弹怨。想伴侣犹宿芦花，也曾念春前，去程应转。暮雨相呼，怕蓦地玉门关重见。未羞他双燕归来，画帘半卷！

杨云聪是忠臣之后，幼读诗书。在天山学艺，也未曾丢荒功课。一听就知是南宋词人张炎咏孤雁的一首词。他想：这少女处在塞外，想是寂寞极了，孤独极了，所以才念这一首词！

正思想间，帐幕外又走进一个少女，向猎装少女问道：“小姐，那人醒了没有？你有什么吩咐吗？”猎装少女掩卷说道：“还没有醒吗？你去看看，他还有没有出冷汗？头上的热退了没有？若有冷汗，你就给他换衣。”

那进来的少女“哟！”了一声道：“小姐，你专差遣我去服侍这个臭男人，我可不干。”

杨云聪想：这走进来的少女大约是个丫环，猎装少女定必是富豪或官家的小姐，要不然就是部落会长的女儿。

猎装少女“呸”了一声说道：“你几时学起汉族小姐的派头了，我们满洲女儿，从不研究什么男女授受不亲这一套，你别瞧我喜欢读汉人诗书，我可不喜欢他们那些虚文俗礼。再说，你留心闻过他身上的气味吗？怎说他是臭男子。”

那个丫环掩嘴笑道：“小姐的口越来越厉害了，专拿我们做下人的来打趣。是啊！他一点也不臭，还是个美男子呢！”

猎装少女板着脸道：“别胡说，我是见他佩的短剑乃是宝物，想他定有来历，这才救他，你知道什么？”

那个丫环又道：“是呀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小姐还没有如意郎君！”猎装少女给她逗得笑了出来，笑骂道：“你再胡说，看我不撕破你的嘴。”

那个丫环向杨云聪缓缓行来，那个猎装少女也转过了面。杨云聪微启眼皮，偷偷一看，只见她美艳绝伦，连那丫环也是姿色不俗。那丫环忽然拍掌笑道：“小姐，他醒来了，偷偷在看你呢！”

第三回 仇人的女儿

猎装少女噗嗤一笑，走近前来。杨云聪给丫环道破，只好睁开眼睛，欠身欲起。不料方一转动，只觉百骸欲散，筋骨酸痛异常。这才知道那一场大风沙，竟使自己受创甚重。急调好呼吸，不敢乱动。猎装少女盈盈笑道：“你已经睡了一天零一夜了，怎么样，很不舒服是吗？”

杨云聪低声道谢说道：“多蒙小姐相救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小姐又是哪里的人？”猎装少女道：“这里是扎木台，离伊犁不过四百多里。你不必管我是什么人，只顾在我这儿静养好了。你呢？你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一个人在沙漠里乱闯？”

杨云聪大吃一惊，自己从新疆北部走入戈壁，原拟通过沙漠，走入南疆，不料却走到西部来。这里离伊犁既近，而伊犁正是清军集结之地，倒不能不分外小心。那丫环见他怔怔的望着，没有回答，又笑着道：“小伙子，尽望我们的小姐做什么，你知道她是谁？哼，说出来要吓你一跳，她叫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猎装少女急截着说道：“别多嘴，我叫明慧，前几天带人到这里打猎，刚刚踏进沙漠，不料就遇到弥天卷地的大风沙，幸好这里有一座山峰，挡住风沙的来势，我们的帐幕设备，又都坚固，这才侥幸躲过。”

小丫环又道：“前天黄昏的时候，风势转缓，我们到布腾湖去取水，猛然间风沙又大起来，我们看见你没命飞奔，好像和风沙赛跑一样，跑到湖边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们只见你似羚羊

遇到老虎一样，突然跃起，扑通一声，就陷入湖边的泥沼去了。小姐叫我把你拉出来，哼！你满身都是污泥，我们叫马夫给你洗刷半个时辰，才弄干净。而你就像死人一样，什么也不知道！”

杨云聪又是感激，又是羞惭。但蓦然想起，这个叫做明慧的少女，既不肯告诉自己的名字和身世，而看她的气派，有丫环、有马夫，还亲自带人到这里打猎，这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。她到底是什么身份，杨云聪怎么也猜不透。

小丫环又道：“我们已经告诉你了，你未回答我们小姐的问话呢！”杨云聪道：“我本来是和一大群驼马客商，从北疆来的，走了约十来天，半路碰上大风沙，一个人就闯这儿来了。这并没什么奇怪呀！”

小丫环抿嘴笑道：“这才真奇怪呢！从北疆走了十来天，应该到了沙漠中部，从中部走到这里，少说也有五六百里，看来的脚程真可以和羚羊比赛了。”

明慧小姐微微一笑，从衣底抽出一把精芒夺目的短剑，说道：“小丫头见识太少，不必理她。看你有这样一把宝剑，一天跑几百里也当不是难事。我看你的武功一定很好，待你气力恢复之后，教几手给我好吗？”小丫环插口道：“是呀，我们的小姐顶爱武艺，许多教头都不够她打呢！”杨云聪听得“教头”二字又是皱了皱眉头。

这时外面又进来了两个婢女，捧进一大瓢酸马奶给杨云聪喝，杨云聪正饥饿，也不客气的喝了。猎装少女道：“你刚刚醒转，还不能说大多话，再静养两天吧，待你好了以后，我和你去玩。”

杨云聪静养两天，果然气力完全恢复。在这两天中，明慧和那个小丫环陪在他的身旁，与他聊天解闷，明慧既通武功，亦解文事。杨云聪与她谈得很是投机。只是一碰到谈及两人的

来历时，大家都把话头绕了开去。

第三天，杨云聪已能走动如常了。明慧小姐带他步出帐幕。杨云聪只见帐幕附近果然有一个湖泊，想来就是她们所说的布腾湖。湖的东面，有一座山峰，太阳透过乳白色的云，照在山峰上，倒影泛在碧波荡漾的湖中，真是日丽风和，一点不像刮过大风沙的样子。湖上有成群的野鸭和水鸟在悠闲的游来游去，时而发出悦耳的鸣声。云团般的羊群在草地上吃着草。湖边有二十多个猎装男女，挥着皮鞭高唱牧歌。他们见明慧小姐出来，都恭恭敬敬地行礼，对杨云聪更是十分注视。

杨云聪微微一震，问道：“这些都是你带来的人吗？”

明慧小姐点了点头，把话头绕开去道：“你看这里真是沙漠中的绿洲，伊犁河畔，都没有这样好的风景！”

杨云聪叹口气道：“这地方一片寂静安详的气氛，真像世外桃源一样，要是没有兵戈多好！”

明慧道：“你又在发什么感慨了？你不愿意有战火兵戈，为什么又要佩着宝剑，还练了那么一身武艺？”

杨云聪道：“假如没有人将战火带到新疆，我们也不会拿刀弄剑！”

明慧小姐美目流盼，忽然盯着杨云聪道：“你是哈萨克族还是维吾尔族？我看你好像是他们军中的。”

杨云聪面色忽变，问道：“假如我是你的敌人的话，你后悔救了我吗？”

明慧笑道：“我和你一样，也不愿意打仗，你可能是我们一族的敌人，但不会是我的敌人！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山的那边，传来的马铃驼铃之声，明慧小姐道：“如果有人来到，问起你时，你就说是迷了路的牧人，给我救起来的，记得吗？”

杨云聪一看自己身上，穿的是一套牧民衣服，知道是明慧

小姐给他换的，暗赞她想得周到，点了点头。

明慧又把短剑递给他道：“这把剑还给你，想你不会拿来与我为敌。”

杨云聪低低说道：“我永不会伤害你！”

这时山坳处转来一彪人马，为首的跨着高头大马，威风凛凛，竟是一位满洲将军。杨云聪一见，几乎叫出声来，此人非他，正是伊犁将军纳兰秀吉，他是带清兵侵入新疆的将领之一，杨云聪在领哈萨克人抵抗清兵的战斗中，曾和他交过手。杨云聪低下头来，眼望别处。只听得纳兰秀吉叫道：“明慧，你爸爸打了胜仗回来咯！路过这里，听说你在这里打猎，怎么样，猎得什么东西送给爸爸？”

杨云聪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想不到这位救自己性命的少女，竟然是纳兰秀吉的女儿。猛然间！他好像觉得非常空虚又非常失望！但随即另一个念头升了上来：自己负着重大的使命，要重新聚集哈萨克人，战斗再战斗！自己不能给他发现，假如发现了，立刻就得想法逃跑。他试试活动自己的筋骨，觉得力气充沛，他抚着短剑，充满了勇气！

这时纳兰秀吉已带领人马，走到湖边饮水，明慧的从人跳着笑着，唱着满洲的战歌迎接他们。杨云聪咬紧牙齿，但立即想到：“何必恨这些人，他们也都是受欺骗而被骗来的啊！”他混入了人群之中，也假作唱歌舞蹈，希望避过他们的注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忽然有两个清军军官，像喝醉酒一样，拥舞过来，在杨云聪肩头重重的撞了一下，杨云聪本能的运起内力往外一迫，那两个军官跌跌撞撞的直给碰出丈许，才收得住脚步，大声喝道：“他是谁？”原来这两个军官看见他牧人打扮，杂在明慧小姐的从人中，觉得有点特别，故意来试他。

明慧小姐急忙拦上去道：“他是维吾尔族的牧民，你们不要难为他！”这时纳兰秀吉的士兵和明慧小姐的从人都已静了